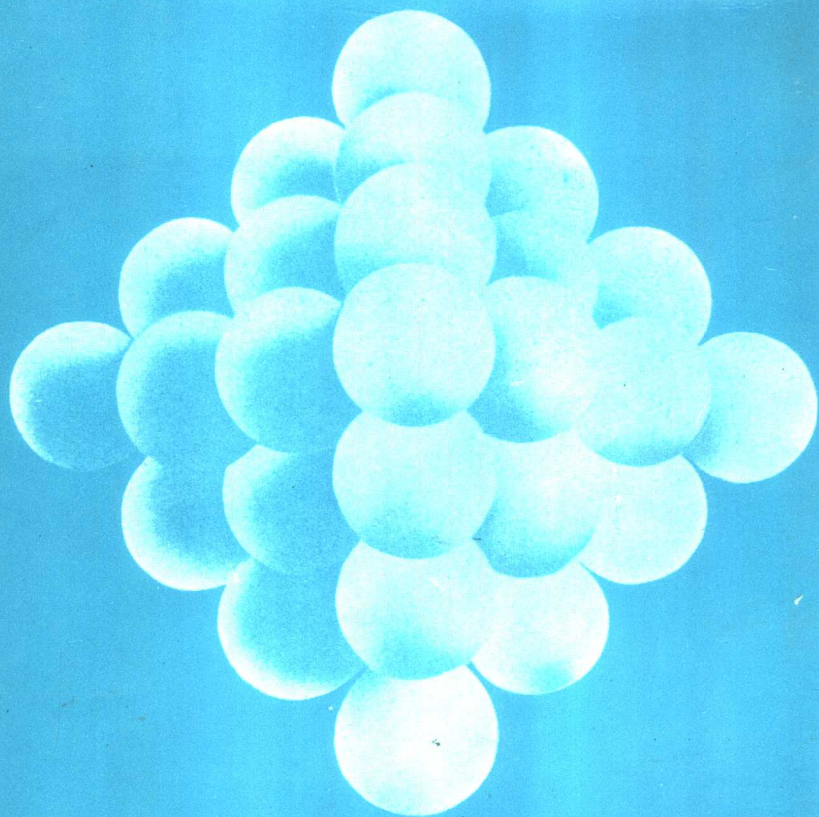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濤石葉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I.
64

葉石濤自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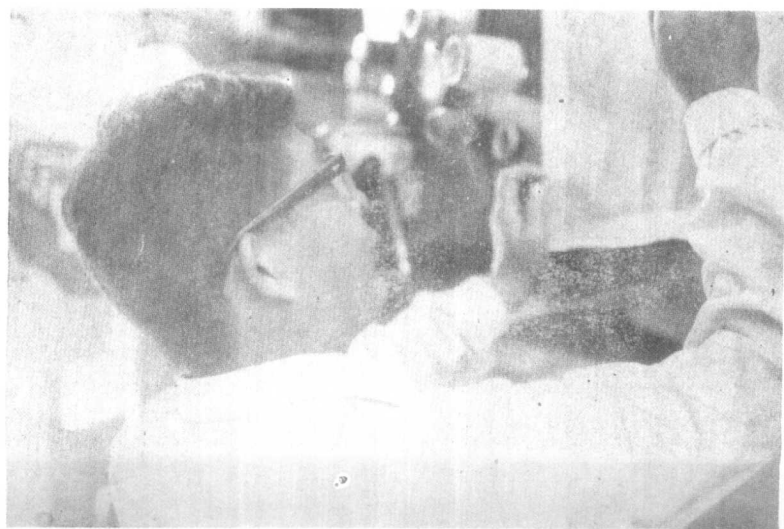
翻版
印權
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27

著者：葉石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中區五福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八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八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再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	■	■	■	■	■	■	■
插	內	內	蝴蝶	封	排	裝	版
頁	頁	封	頁	面	版	訂	本
：八	：五	：八	：一	：一	：新	：穿	：三
○磅	○磅	○磅	○磅	○磅	五宋	線	十
雙	大	模	模	銅	15		開
面	康	造	造	版	×		
銅	米	紙	紙	紙	42		
版	黃	加	加	紙	字		
紙	色	印	印	淺			
	印	淺	淺	灰			
	書	灰	灰	色			
	紙						







二、關於版本

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在清高宗（在位一七三六年—一七九五年）乾隆辛亥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始獲刊行。假若把這以前連縣三十年以上，以鈔本形式流通於世的時間也算在內，大約離開作者之手以後，已經和讀者共同度過兩百年。（說到兩百年以前，在日本而言，相當於寶曆末年，德川家治還在就任第十代將軍職的時代。舉例言之，這先於上田秋成寫成「兩月物語」數年前。要正以同時代的西歐，試以法國文學史為例，則追求蒙泰利斯的作家馬利佛的去世在一七六三年，而丁·丁盧騷晚年的大作「懺悔錄」的執筆則開始於其後數年。）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年表	一
獄中記	七
羅桑榮和四個女人	五
行醫記	二九
葫蘆巷春夢	一五
羣雞之王	一六
烟錄	一七

• 集選自海石禁 •

墓地風景	三三
鬼月	三二
作品書目	
作品評論引得	

年表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生於臺南市打銀街。父葉敦禮二十九歲，母林熙治二十五歲。下有兩弟三妹。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入私塾接受漢文教育。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末廣公學校（小學）入學。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末廣公學校畢業，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省立臺南一中）入學。

• 表 年 •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畢業。應聘當「文藝臺灣」編輯。社長爲日人作家西川滿。發表「林からの手紙」「春怨」於「文藝臺灣」。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辭去編輯工作，回臺南任臺南市立人國民學校教師。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被徵召入營爲「帝國」陸軍二等兵。臺灣光復。回鄉仍任立人國校教師。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發表「玻璃泥坊」「煙草に就いて」「ラムの隨筆」「旅藝人」「中國女性の肖像」「夢と嘘」等作品於中華日報「日文欄」。主編爲龍瑛宗。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辭去教職，任職於成功大學爲科員。發表「橫光利一之死」「復讐」於中華日報「海風」副刊；「來到臺灣的唐·芬」「河畔的悲劇」「一九四一年以後的臺灣文學」等發表於新生報「橋」副刊。除去評論以外的日文作品皆由龔書森先生，林曙光先生譯成中文。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發表「天上聖母的祭典」「伶仃女」「三月的媽祖」於「橋」。「謝斯託夫論易卜生」於公論報。「故鄉」「關於約翰·科克德」「關於舞蹈與音樂」「繪畫雜誌」於「海風」；「拉提葛的小說」「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澎湖島的死刑」於新生報。辭去科員工作，任臺南市永福國小教師。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發表「梅禮美的卡爾們」「娼婦」「羅蒂和臺灣」「記塞贊」「關於托馬斯·曼的三個短篇」「斯托爾姆的短篇小說」「戰後德國文學一瞥」「關於毛姆」於

「海風」；「畫家洛特·萊蒙的信函」「戰後法國文學」「論小說」「王爾德的童話」「羅曼、羅蘭與繆塞」於公論報。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任嘉義縣過路國小教師。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改任臺南縣文賢國小教師。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八年）與左營陳月得女士結婚。同年長子葉顯國出生。

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次子葉松齡出生。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年）辭去工作，入學於臺南師範專科學校。「青春」發表於「文壇」；「臺灣的鄉土文學」於「文星」，「論吳濁流幕後的支配者」於「臺灣文藝」。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年）臺南師範專科學校畢業，任宜蘭縣廣興國小教師。「獄中記」發表於「幼獅文藝」一四九期。發表「男盜女娼」「卡繆論」「吳濁流論」「鍾肇政論」於「臺灣文藝」；「青瓦之家」「玫瑰項圈」於「小說創作」，「羅桑榮和四個女人」於「文壇」。發表「斷層」於臺灣日報副刊；「評介鍾理和」於「自由青年」。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改任高雄縣甲園國小教師。發表「蛇蝎」於「臺灣文藝」；「行醫記」於「純文學」第二期，「黃水仙」於「文壇」，「伊魯卡·摩萊」「心底的鐘響了」於

「小說創作」，「等待」於「青溪」，「賺食世家」於新生報，「叛國者」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論七等生的小說」於臺灣副刊，「論輪廻」於「幼獅文藝」。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發表「葫蘆巷春夢」（一月六、七、日）「羣鷄之主」（三月十九、二十日）「墮胎」「敗戰記」「文學傳記」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決鬪」於「青溪」，「騙徒和他的太太」於「新生報」，「採硫記」「林海音論」「論中間小說」「鍾肇政和他的『沈淪』」「帝俄三大作家的交惡」「一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作品」於「臺灣日報副刊」，「評校園裏的椰子樹」「黃娟的世界」於「幼獅文藝」，「評安德烈，紀德的冬天」於「小說創作」。

由蘭開書局刊行小說集「葫蘆巷春夢」，論評「葉石濤評論集」。

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領中國文藝協會第十屆文藝獎章（論評獎）。任「吳濁流獎文學獎金會」委員及吳濁流獎評選委員。

由林白出版社刊行小說集「羅桑榮和四個女人」，由晚蟬書店刊行小說集「晴天和陰天」。「晴天和陰天」連載於新生報。發表「本省文學獎今昔」於新生報，「齋堂傳奇」於「自由談」、「醜聞」於「人間」副刊，「飄泊淚」於「臺灣文藝」，「俘虜」於臺灣副刊，「姻緣」於文藝月刊第五期，「卡薩爾斯之琴」「論中元的構圖」「神獸之間」「生氣勃勃的新作家」於

幼獅文藝」，評介黃靈芝的『蟹』」「札記」於『野馬月刊』，「評林懷民的『逝者』」於『青溪』。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年）「堯中之鼈」「噶瑪蘭的柑子」發表於臺灣副刊，「汲古夢」「墓地風景」（八月一日）發表於「人間」副刊。發表「福祐宮燒香記」於「文藝」，「葬禮」於『臺灣文藝』二十九期，「鬼月」於「這一代」第六期，「斯湯達爾的綠獵兵」於『青溪』。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年）「鸚鵡和豎琴」「紀涅和花之聖母」發表於臺灣副刊，發表「論七等生的僵局」於『現代文學』，「卡夫卡和城堡」於『青溪』。

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二年）小說集「鸚鵡和豎琴」，論評「葉石濤作家論集」由三信出版社刊行。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三年）「日本作家在臺灣」發表於臺灣副刊。譯著「向神挑戰」由文皇出版社刊行。

獄中記

絲杉

• 獄中記 •

到底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看到的，他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了；也許在東京神田神保町那幽暗發霉的舊書舖裏，抑或在陽光璀璨的臺北高等學校的圖書館裏，反正這都無關重要了，要緊的是他抹不掉這鮮明的印象，拂不去這糾纏的記憶。每一次當他聚精會神地苦苦揣度，而最後既疲困又厭煩得不再去想了，他便懊喪又迷惘；顯然他的心智繼續在衰凋之中，長期的營養失調和茫然枯坐期望，將他僅存的一絲思考的觸角也摧毀殆盡了。他的悲哀和抑鬱緩慢地腐蝕了他的靈魂，他就是一具活屍，彩色的過去的亡靈，專以追覓已喪失的瑣碎時間來餵養空肚子的甲蟲，空有硬

殼，裏面卻裝滿了敗絮。他常憶起英國作家史威夫特，據說這個作家發狂的時候，幻想自己是從頭頂上一直逐漸枯萎、凋謝的一棵槁木。

當清晨第一道蒼白的晨曦搖曳於油卡利樹梢，那籟籟葉語，擾亂了清夢的時候，李淳那暗晦、沉滯的一天也就開始；就在這時他突然覺得一陣心悸，繼而眼前豁然一亮，他又清晰地看到了那一幅油畫——梵·谷的絲杉。他委實也搞不清楚，這一幅畫到底在那一點上吸引住他，迷惑着他，但，他一起這油畫就彷彿能聞到南法阿耳地方灼熱的，帶有烤焦了泥土芳香的風，彷彿能看到巨大無比，旋轉不息的生命之火焰——太陽，充滿伸展於整個畫面裏，震懾懷喪淫猥的心靈。那昂然直立的絲杉，從波浪狀伸展到無限的豐饒大地裏，貪婪地吸吮着生命之乳；而且看不出一絲惶悚，它抗拒着令人眩暈的太陽之暴力。梵·谷的太陽老是在他的頭腦裏像陀螺般旋轉，擴展，這就令他頭痛欲裂。

這四個塌塌米大小的囚房，經年累月地點着五燭光的小燈泡，李淳終日坐在那潮濕的塌塌米上；偶而也有小訪客來打破這凝結的寂靜，那是幾隻小老鼠，像小妖精似的打破塵封呆滯的空氣，一掄而過，留給他些生命的氣息。奇怪，這小老鼠到底靠什麼爲生，李淳永遠無法猜得出來。李淳自己尚且像餓鬼似的，把一碗腐爛奇臭的甘藷簽飯和放一點鹽巴的空心菜湯，一下子囫圇吞下以果腹的時候，哪來的餘糧讓牠們覓食！

扇形的鐵格子窗逐漸亮了，那青而柔的晨曦，透進了囚房裏來，告訴了李淳，早飯的時間快到了，說起來也很慚愧，每看到朝陽，李淳的唾液不知不覺地滲滿了口腔，這就是所謂巴甫洛夫的狗嗎？他慘淡的苦笑着，藉這一苦笑，他稍覺得心裏溫暖些；因為這證實了他有一點人性的尊嚴，他尚有分析自己思考的能力。可是今天早晨，他耐不住了，他渴望看到那滿臉鬍鬚，矮個子的九州人，島木看守。他昂頭凝視，幾乎眼前模糊了起來；他希望看到那滿臉帶着不屑的神情的島木看守給他端來那一碗爛甘諸簽，可是這冀求竟落了空。他的胃在翻騰，有好幾隻螞蟥在爬，肆意地咬，而特別令他難受的是並非饑餓之感，而是他竟無法抗拒這本能的慾望。

終於冰涼的混凝土走廊那邊，響起了李淳熟悉的皮鞋聲，島木看守昂頭挺胸地傲視他，在他的囚房門口站定了；但令人絕望的是，島木的雙手空空如也，這使得李淳的胃猛地裏起痛，而來不及胡思亂想以前，強烈的沮喪和詫異條地抓住了他，他頹然地癱瘓下來。

「四十二號，開庭！」島木看守活像一隻精神抖擻的公鷄報曉似的大聲叫喚，然後迅速地打開了牢門，使勁的抓住了李淳的雙手，手铐一亮，卡嚓一聲，把他的雙手並攏牢牢地扣住了。這等於告訴了李淳，今天的早飯沒希望了，也許連午飯也沒有着落，他必須挨揍，他必須咬緊牙關，忍受一整天殘酷的拷問。

「清國奴 (Chankoro)——老子今天可有戲看了，嘻嘻嘻嘻……」島木伸助，幸災樂禍地從齒